凡高·刻骨荒凉

□肖 慧

凡高不是理想的情人，理想的情人应该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陈家洛。他必是浊世的翩翩佳公子，身份显赫，有使不完的金山银山，可以为我买花衣裳，还有桂花糕；他也必须武艺高强，在我受人欺负之际能闪亮登场，一手舞出几个剑花，另一手温柔地抱住我在半空中旋转，慢慢落下；他还要长得面如冠玉，玉树临风，日日看他不厌倦。如果这样，我才愿意陪他远走大漠，永不回中原。

再看凡高，被诗人海子称为“瘦哥哥”的凡高，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穷牧师的家庭，在叔叔手下打工多年，后来卖画度日，爱上了守寡的表姐凯。瘦哥哥把手放在蜡烛上烧，烧出了铜钱大的洞，要表姐答应他的求爱。凯说：“不，永远不。”

换作我们任何一个女子也会说：不，永远不。我们只是一些有小小虚荣心的凡间女子，上演不起大悲大喜的戏剧，我们承受不起那样荒诞炽烈的爱。我们的爱人该似徐志摩那样——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在我们拒绝他之后，他只是缓缓地转过身，一缕长发遮住他的左眼，背着剑朝着如血的夕阳走去，留下一个萧索的背影。不过是，从此的江湖上多了一个断肠人。

我们分得清幻想和现实，而凡高却常常游走在神界和凡人之间。他捧着自己的心，却用神的热忱去待人，常把周遭人烤炙得惊恐离去。

在叔叔家卖画不成之后，他决定去神学院学习，希冀全能的上帝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可怜的是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很糟糕，只好退学。他不甘心，又自愿去条件极其艰苦的矿区当牧师，最终也被教会辞退，理由很荒诞——“过于热忱”。他的热忱让神的使者们都感到恐惧了。

凡高后来决定去学画画，此时他已年近三十，就像只有小学文化的沈从文跑到北京要用一支笔打天下一样，让人乍一听简直就是疯话。可他们都是天才，世界从来都允许天才可以有特殊的地方。于是他遇到了妓女西恩，两人很快同居。西恩给他做模特儿，他让西恩抽雪茄、喝酒，自己却常常饿着肚子。他不是西恩的白马王子，他不名一文，穷得三餐不继，全靠弟弟提奥的救济，相貌也奇丑。可西恩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他终于找到了一个“需要”他的人。

他要和她结婚，照顾她一生一世。这桩拎不上台面的婚姻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他只好离开了她，离开了唯一一个需要他的人。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过他的西恩。

凡高还不甘心，内心的热情如同火山的岩浆，一旦迸发就能摧毁整个庞贝。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看到他画的那一束向日葵，那么的浓墨重彩，却有着刻骨的荒凉。1890年7月27日，精神病数度发作的凡高借口去打乌鸦，在一块麦田里对着自己的肚子开了一枪。他没有立刻死去，又自己走回要求医治，几天以后痛苦地死在弟弟提奥的怀里。71年以后的7月，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海明威把双管猎枪放在自己嘴里抠动了扳机，海明威是一只决绝的老狮子，他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凡高是多么的不想死，虽然他选择了死。他来到他那么热爱的麦田里，也许只是想向上帝呼告：求求你，给我一点点的爱，只要一点点。他想用枪声来引起上帝的注意。

如果我是上帝，我会擦去他的泪水收回他的猎枪，让人间变得如他的画一样美好。他馈赠了这个世界那么多，给予他多少都不过分。他活着的时候只卖出了一幅叫《红色葡萄园》的画，1890年，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以400法郎的价格买下的。而他死后，他的画卖到了天价。1988年，《鸢尾花》拍卖到5300万美元，可是谁能想到他活着的时候只有一个卑微的想法——把自己的画卖出去换回买颜料的钱。

如果我能穿越时空，我想我会来到凡高身边。假如我是有钱人，买下很多他的画；假如没有钱，只是一个穷文人，我愿意为他写一篇中肯的评论登在报纸上让他高兴一下；假如我既没钱又没有文化，也许就是一个村姑，那么我会诚恳地告诉他我喜欢他的画。我会不停地说：《鸢尾花》太美了，《有云雀的麦田》太美了，《春季垂钓》太美了，《阿尔的吊桥》太美了，《开花的栗树》太美了……你的世界太美了！

“我心中的西安世园会”有奖征文颁奖

为了宣传西安世园会，吸引社会各界参与和支持世园会的筹办和建设，为世园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今年上半年，西安晚报副刊部与西安世园会筹备委员会办公室、西安世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我心中的西安世园会”大型有奖征文活动。共收到征文840多篇。经过西安晚报副刊部编辑初评、审改，有50篇优秀作品在《西安晚报》和世园会网站陆续发表。这些作品，有的抒写对世园会的憧憬和期待，有的阐释对世园会主题的理解和演绎，有的介绍园林园艺与西安文化的历史渊源，有的提出对世园会筹备、建设、管理、运营的意见和建议，有的畅谈世园会对西安、陕西发展的重大意义。征文活动在省内外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征文结束后，我们邀请作家、评论家、有关专业人士组成评委会，评出特等奖1名，一等奖2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6名，优秀奖35名，现公布如下：

获奖名单

特等奖（1名）

相约灞上　徐剑铭

一等奖（2名）

广运潭的“生态盛宴”　解维汉
境心相通　天人合一　刘亚丽

二等奖（4名）

一花一世界 和谐忆长安　陈仓
演绎“天人长安”的胜景　徐艺源
期待2011　商子雍
大唐“广运潭”　封五昌

三等奖（6名）

世园会民俗一条街　赵荣贞
让我们把地球放进公园　闻名 张蕾
在西安世博园里　桦明
感受西安的风雅　韩勋
我的家我的天堂　吕福田
世博园·圆梦园　杨颖

纪念奖（35名）

郭兴文　庞　进　商子秦　刘新中
张　骅　关铅琐　韩志宽　柯润安
阎丽珠　陈嘉瑞　王如明　苗永和
袁　林　杜鹏霄　蓝　璞　王军辉
欣　竹　田晓光　千　河　李国安
杜书文　余阿记　张　鹰　冯　硕
赵德铭　苗雨泽　程海宏　孔祥忠
黎　峰　董　巍　侯　霞　田宏莉
高迎春　崔　彦　王商军

定于2010年1月16日上午10:00，在浐灞生态区浐灞大道1号商务中心一楼报告厅隆重举行“世园会优秀征文和主题口号入围作品颁奖仪式”，世园会组委会领导和省市领导出席，请获奖者参加。详情参见西安世园会官方网站:www.expo2011xa.com

联系人：小黄 83592206

秋水之湄

□钱续坤

古语说：“面山显瑞，照水呈祥。”而我现在蜗居的新城是个开发不久的丘岗地区，既没有巍峨的高山可供攀登，也没有荡漾的碧波可供畅游，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山的那份敬仰，对水的那份柔情，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将自己放逐到山水之间，浣洗在繁华都市里浸渍太久的身心和灵魂。

山是水的知音，水是船的知音，船是人的知音，所以游山玩水一定要达成某种默契，要顿生某些感悟；尤其是兀立秋水之湄，那份空灵和纯净，那份澄澈和静谧，那份渺远与旷达，若非身临其境绝对是难以感受的。就正因为此，我无数次折返那条名叫皖河的岸边，望“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壮观，赏“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有时甚至顾不得冰冷河水的刺骨，挽起裤腿和衣袖，或捞鱼摸虾，或捉蟹拾螺，要知道，水中的生物这个时候最为肥美了，不然古诗不会这样吟咏：“拜罢嫦娥斟月下，芋头啖过又香螺。”也不会如此抒怀：“菊黄蟹肥金风爽，把酒持螯正当时。”

确切地说，湄的位置介于水与岸之间，是亦水亦岸亦草的地方。我之所以这么郑重其事地进行考究，说到底还是《诗经》的影响太深了。中学时代，我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读书总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及至读到“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时，心中忽然有所触动，十分想看“在水之湄”到底是什么景致，于是约上三两位好友，风风火火地跑到皖河岸边。又是远眺，又是近观，又是凝视，可是两岸除了婀娜的杨柳、翠绿的芦苇、浅浅的沙滩，似乎再无其它植物，倒是河水平铺如绸，偶有驾着扁舟的渔翁，驱赶着一群鸬鹚在辛勤地捕鱼。一个下午过去了，我们终究没有弄清“湄”的模样，只好遗憾地回到学校，这时有好事者凑过来打趣道：“不见伊人，你们怎么能够找到水之湄？”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当然知道“伊人”的所指，这样想想确实在情在理，心里很快就释然了。

其实生活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有多少东西能让我们既拿得起又放得下？有多少情感能让我们既形役于心又超然物外？我觉得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也不想用虚伪的一面来加以掩饰，结果“在水之湄”成了心中解不开的情结。冬天的水凛冽了些，春天的水妩媚了些，夏天的水凶悍了些，尽管它们都是我的钟爱，但我更愿意沉浸在秋水的意境中，看伊人俯身于流水，把精致的木梳，润泽在亲切的问候里，然后轻轻地拂一缕闲愁，或者望缄默无言的芦苇，以持久的姿态静守秋天的淡泊与高远……

这年的秋天去得似乎要晚一些，我再次回到了那生我养我的皖河身边。河水依然清澈见底，两岸依然芦苇摇曳，可我已不再是那意气风发的翩翩少年，目力所及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湄不是湄。

这是年轮的驱使还是心境的变化？这是阅历的丰富还是怀旧的滋生？驻步沉思，我自己都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不过，我愿意陷在这样的困境里，为秋水缠绵，为伊人憔悴——秋水亦如万年前的脉脉，伊人亦如千年前的楚楚，而情感的舟楫击起的，何止几寸相思，何止几声喟叹。欣喜的是，我在两滴清泪里，看到了一双亮晶晶的眼睛——那眼睛，是一片水雾里故乡重浊的倒影；那眼睛，在梦的夜空是老家一盏不灭的灯！

天的极处，仍然是天；水的彼端，不再是水。我愿伫立在秋水之湄，看那红霞灿灿，望那烟波袅袅，想那情思悠悠，叹那时光漫漫……

无字的离歌

□罗 森

狗尾草抖落遥远的金黄
弯曲的姿势摇碎一江晚秋
风 不知从哪里吹来

此时的残阳
抽走了你我故事中的精华
再也无法演绎动人的泪流

潜入你的诗集
翻阅那几行泛黄的断章
你的心跳仍然只是
声声叹息 点点斑泪

时间打磨着你和我
一掬花蜜 一倾月光
几株蒹葭 几湾秋水
云缝间的一行飞鸿
低声吟唱着无字的离歌

秋色赋（国画） 严肃

独 行

□朱 鸿

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志而立，曾经想参军，想打乒乓球，还想演电影，当一个侦察兵的角色，可惜这些念头一个一个都像钻进了沙漏之中，无不流失，终于选择写作。我总以为自己颇受上帝的眷顾，因为写作变成了我所快乐的生存方式，我的命运。

是写作带动了我的读书，也激发着我的行路。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对于一个士，一个君子，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是人生的两个方面，缺一有憾。书上的知识，固然是知识，要进取不能不在书上学习，然而路上的知识也是知识，甚至是更重要的知识，从而在路上学习便特别必要。书上的知识能活人，也能死人，但路上的知识却不但可以使人活，而且可以使人富于智慧。

依我的体会，路上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有朝露之兴，日暮之忧，有乡俗地气，人情世故，甚至也有惊喜和艳遇，尤其路上会潜伏着种种危机，其神出鬼没，不可估量，无从把握，面对起来并无常法，因为时刻都有挑战性，就非常需要应变力。凡斯过程便是历练，唯历练会使人生大聪明和真通达。可惜我毕竟居家多，行路少，从而丧失了三千发现和九万美妙，这当然也是无奈的。

我的外出，几乎全是独行。独行容易寂寞，也降低了安全系数，但它却使我完全自由。进止不必商量，餐饮不用照顾，是十分潇洒的。我还有一个毛病，好走废墟，嗜察风土。如斯嗜好，是人所稀罕的，我何必为难人呢？所以总是独行。独行难免冒险，而且遇事全靠自己克服。1993年，我独行塞上萧关，一日无食，遂入村取之，不料惹狗扑身。一狗撕咬，引来数狗围攻，真是难以抵挡。

郦道元和徐霞客皆是旅行家，又提炼路上的知识而使自己成为文学家和地理学家，青史留名，历来为人所羡慕。没有非常之勇气和胆力，他们是无以取得这种成果的。我想他们也都是独行的吧，因为行路难，难于上青天，谁愿意陪伴他们呢？史记，五十五岁那年，徐霞客在云南丽江患脚病，走不动了，遂卧于一室，不能返家。幸亏当地官员敬重这个贤者，他们用车船送其归于江阴，足见独行之艰。不过独行是有大乐的，这种大乐也只有独行之人才能领略。

母爱的温度

□朱百平

今冬喜迁新居，搬进了130余平方米的新房。看着外边大雪飘飘，屋里却温暖如春，别提有多惬意了。搬进新居，妻子高兴得忙个不停。这不，她拿着一床棉被走来问我：“城里有暖气，这十斤棉被没法盖，不如拆了吧。”我一看，这不是三十年前母亲亲手给我缝的棉被吗？我忙不迭对妻子说：“还是放着吧。”

这床棉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被面是粉红色的底上缀着漂亮的小花，被里是母亲用父亲发的劳保手套解成线，然后在织布机上一寸一寸织成的。母亲白天要下地干农活，只能利用晚上时间织。被里由三幅布组成，少说也得六米多布，不知母亲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纺成。这床棉被最大的特点是暖和，当时母亲絮的是最好的雪白棉花。说出来你或许不信，结婚时，妻子曾借来邻家的秤称过，被子足有十斤重。

这棉被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那时我中学毕业刚满16岁就在地质队参加了工作，成为最基层的野外钻井工人，分配到了离家千里的陕北工作。冬日里，陕北气温极低，那年才十月中旬，我们工作的陕北已是大雪封山，白雪皑皑，当时在野外住的都是棉帐篷，禁不住一个“冷”字了得，睡一晚上起来，脚还是冷的。那时没有电热毯，也没有热水袋，在关中长大的睡惯热炕的我，冻得只想哭。只好写信给母亲叫苦，结果母亲缝制的一件小棉袄，以最快的速度寄来了。上夜班时，我穿上小棉袄，外边再套上棉大衣，虽还有些冷，但已经好多了。

第二年出队时（地质队一般冬天都要休整两个月左右，叫收队，来年开春再出去干活叫出队），母亲说什么也要让我从家里再带一床棉被上路。说外边没有热炕睡，冻着了可不是小事情。我说那就缝床四五斤重的被子，带太重的棉被，在野外经常搬家不方便。母亲并未听进我的话，她怕冻着我，不停地往被里絮棉花，絮好棉花再用纱布绷好，然后再缝上被里被面，一床崭新的棉被诞生了。当时粗心的我并未感到这床棉被有什么不同，只是从此后，走南闯北，从陕北到关中再到陕南，在陕西走了近三分之一的县，我再也没感到冷了。

后来调进西安，结婚生子，这床棉被自然就成了我们家的宝贝。记得初结婚时，妻子曾建议说，现在屋里有暖气，这床棉被太厚了，不如拆洗后改成两床棉被用，我没同意。后来很快有了孩子，一家三口挤在一张床上。由于地方太小，我和妻子就只好裹着这床被子相拥而眠。在有暖气的屋里，盖着这么厚的被子，我也曾说热，妻子开玩笑地说，这可是母爱的温度，抱怨不得呀。这些年来，我们家先后搬过三次，不少东西在搬家的时候被舍弃，但这床棉被一直原样未变陪伴我们到如今。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母亲现在已年过七旬，不再年轻。受多年病痛的折磨，她已无力照顾自己的儿女，可一颗心依然不离儿孙左右。如有电话打来，总不忘叮咛我们要注意身体。前不久，她将自己亲手在织布机上织的床单给我们姐弟三人一人一床，并告诉我们说，你们过得都不错，我和你爸都放心。这床单不值什么，但是我一针一线亲手做的，给你们留个念想吧。听得我们热泪横流。这些年来父母主要依靠父亲的退休金生活。我们一事连一事，生计压力都不小，又都是工薪阶层，没有多少其他收入来源，所以能贴补他们的非常有限。每当想起这些，我们都备感愧疚。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夏天盖的是凉爽被，冬天盖的是羊毛被，这床棉被早已在多年前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光荣退休后舒舒服服地躺在我家的衣柜里。每当看到这床棉被，我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对我来说它就是母爱的见证，也让我时时刻刻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体会着母爱的温度。

大平原

高建群 著

精彩提示

“我真的曾经编过儿歌骂过你吗？”黑建还是有些惶惑地问。

黑建对高二谈了他在边疆的经历。因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他不能谈那么多。他只说他在部队，五次获得所在部队的通令嘉奖，他的指导员说，这是他带兵以来，带过的最好的一茬兵，而黑建是这一茬兵中，最优秀的一个，他还汇报说，临离开部队时，在全团欢送大会上，他代表复员军人发言，朗诵了一首诗，那是他自己创作的，叫《向八一军旗告别》，朗诵时底下哭声一片，要走的人、新来的人，都哭了。

副市长同志坐在办公桌前，叼着烟，胳膊支在办公桌上，一只手扶着下巴，他矜持地听着，好像在听办公室主任汇报工作。他显然对黑建还是满意的，不过脸上不表现出来。当黑建后来听好几个人说过，高市长经常听广播，关心中苏关系变化，高市长还经常对人说，他的大儿子在边防站时，黑建很感动。每当听到这话时，他就记起当年从公社坐上大卡车，就要出发时，高二那背过身去流泪的情景。

“你想到哪里去，报社吗？不过，报纸在‘文革’时候停刊了，它要复刊，还得一段时间。这样吧，报纸虽然停刊了，但是它的老底子，印刷厂还在，你去那里，好吗？”高二说完，把黑建的事，托给那个胖胖的干事，然后从宿办合一的房子里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那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还在门外等着，没有熄火，高二给干事叮咛两句，大步跨上车，走了。“你的大门牙，补一补！”吉普车已经开动了，高二又摇下玻璃，从车窗里探出头说。

那个胖胖的干事，黑建却依稀认得，他就是当年来尉迟城，接高二去肤施城赴任的人，也就是“文革”中武斗开始时，又来到尉迟城，动员高二去跟上他们武斗队跑的那个人。这个人对黑建说，你父亲是个好人，心肠好，跟着他的这些老部下，大都是“一头沉”干部，老婆孩子在农村，你父亲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情，给很多人把困难解决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由这个人领着，从武装部到民政局，从民政局又到劳动局，从劳动局又到工业局，用了一天，把手续办完，第二天，这个人又把黑建送到印刷厂。

印刷厂的厂长姓景，是个高挑身材，穿着一件低领列宁服的女同志。当胖胖的干事，将大信封装着的档案，和一张一张的介绍信，放到她的办公桌上的时候，她有些不高兴，她说，劳动局这些人，真不像样，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给企业塞人。能看得出来，她有些不想要。

见景厂长有些不想要的意思，胖干事有点着急，他凑过去，对着景厂长说：“高市长本来要亲自送来的，你知道，东川发水了，他刚下乡回来，在办公室里呆了三分钟，又连轴转，去东川了！”

“这是老高的孩子？”景厂长愣了一下，问道。“是的，大小子黑建！”景厂长听说是高二的孩子，仅仅愣了一下，又重新板起面孔，她把介绍信一张一张地看过，又把档案袋子拆开，也看了，一边看着，一边埋怨：“这个老高也真是的，他再忙，也得打个招呼才对，起码，有个电话吧！”胖干事不知道他刚才亮出高二，是起到好作用哩，还是不好的作用，他有些紧张。

“这样吧，档案先留下来了，我们完了开个支部会，再议一议。我的意思嘛，人先留下，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完了，再说！”

胖干事听了，赶快点头。作为他来说，他觉得任务就算完成得很好了，起码，作为他，可以把这事撂过手了，回去给高二有个交代了。想到这里，一边提起公文包，起身，一边嘴里说着“谢谢”，丢下黑建，一个人离去。

送走胖干事，景厂长合上门，然后转过身，笑吟吟地看着黑建。“你应当认识我的，黑建！当年，我在你家里吃过好多次饭。噢，黄龙山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不过，你还见过我的，那一年，我到清凉山上去看老高，你记得吧，你用一根绳子，被拴在门槛上，你还编了一首儿歌骂我！”黑建有些惶惑，他觉得景厂长可能认错人了，他还觉得，眼前的这个女领导，和刚才处理事务时的女领导判若两人。景厂长看见黑建的惶惑，她笑了，说：“刚才是场面上的话，现在是私话。不过说实在的，劳动局要给复员军人，得跟单位协商一下才对，还有，你父亲老高，他该说一声的，他明知道我在这里！”

“我真的曾经编过儿歌骂过你吗？”黑建还是有些惶惑地说。

“是的，我记得很清楚，你说得拿腔捏调地：‘向阳街，十八号，你的名字我知道，脚穿皮鞋手戴表，脸上搽着雪花膏！’”

听见念这句儿歌，黑建也笑起来。只是他努力回忆，实在记不起曾有过这一幕，那时他确实还太小。也许是记起了当年的自己，也许是回忆起了那些遥远年代的事情，这位景厂长脸上放出光来。她拉着黑建的手，坐到那条长条椅上来，然后脸对脸，端详着黑建，弄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景厂长又问起顾兰子的情况，这一问，才叫黑建确信，景厂长并没有搞错，她确实认识黑建的，而且她和这个家，十分熟悉。黑建介绍了顾兰子的情况。他说他回到高村的时候，见到母亲，她好像喂了两头猪，快出槽了，出了槽，就不再捉小猪了，要来肤施城，为父亲做饭。“顾兰子命苦，娘家人一个都没有了，你们做小的，要好好待她！”景厂长叹息说。景厂长还问起高安氏和高发生老汉的情况，问这话时，一丝笑意又挂在了脸上：“黄龙山时，我下乡，没少在你们家吃过饭。”黑建告诉他，两位老人都活了很大的年纪，然后像平原上那些老树一样，终于有一天，大限到了。他们死得很安详。（59）

下期看点：局长说，高市长兢兢业业一生，想不到最后为这事要栽跟头了。

精彩提示

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

盖茨时间宝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世纪的计算”大会，看到研究院做出的一些初步成果。他找到我，说：“开复，我本来想安排你明年2月给盖茨作汇报，但是现在看来，你们已经达到了见他的水平，要不然你今年10月就去见他吧！我来安排。”

我又惊又喜。一回到希格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大家，他们和我的感觉一样，既兴奋又紧张。我也趁势鼓舞大家，“我们手里的研究项目可要加快节奏了！大家要加把劲了！”

从那一天起，整个研究院进入了一种“备战”状态。

那是整整一个月的不眠夜！

音字技术组，我们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装入5万个中文单词，但是四声的识别总是出问题。另外，我们从《人民日报》社买了大量的语料，邸烁负责用这些语料来训练我们的“语言模型”，做软件开发的孙燕峰，则负责把“模型”融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北京和雷德蒙之间，不分昼夜。

多通道用户界面组，王坚和陈正一直在完善他们的无模式用户界面，直到我带去美国的前一分钟，他们还在调试。

网络多媒体组，亚勤交出了他的多媒体压缩成果。而且，在MPEG-4的标准里，组员李世鹏得到了一个国际标准，这不但是微软贡献的标准，也是中国贡献的标准。

形象计算组，沈向洋正在完善他的三维模拟环境，让你用一台普通的电脑，就能进入一个逼真的三维环境，并漫步其间。他的技术，是基于数十万张图片的粘贴，与前面提过的苹果QuickTime VR很像，但更庞大、更逼真。

多媒体计算组，张宏江做出了聪明的图片检索。你只要圈出一个人的脸，他的系统就能在图库里找出更多这个人的脸，这个系统还能做视频分类，把足球、篮球、田径都精确地自动标出。

1999年10月18日，微软雷德蒙总部一如往常，中国研究院的第一次“向比尔汇报”静悄悄地开始了。中国研究院的六位同事，第一次穿了同一款衣服——全黑色纯棉夹克，作为汇报人，我穿了件纯黑色的Polo上衣。

盖茨的办公室设在8号楼，这是一幢星形的两层建筑，白色的外立面，墨绿色的窗。我们走进了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这里既不宽敞，也不豪华，透过落地窗，可以看见走廊对面盖茨的办公室。

上午10点多，盖茨走了进来，他穿着咖啡色的衬衫，没有系领带，也没有寒暄，目光平静而严肃。在他点头示意之后，我开始从容不迫地演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比尔听得非常专注。当我说到中国研究院大规模招聘一流大学的博士生时，比尔问，“当地的学校会不会认为微软在抢人才？”他还说，“跟大学保持良好的关系，这跟科研一样重要。”

有时候，他的问题带着美式幽默。比如我提到，有一年，邓小平到少年宫视察，摸着李劲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时，我笑着指了指坐在下面的李劲，说，“这个娃娃就在这里。”比尔笑道，“我希望你们找他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邓小平摸过他的头。”

比尔对我们的人才策略很感兴趣。我告诉他，我们招收的员工绝大多数都很年轻，很有潜质，他们能够从事基础研究，是大多数人都愿意看到的。我向他表明，我们从不主动到中国的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去挖资深人员，但如果有人主动来求职，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每一份申请。

比尔还详细询问了人员招聘可能面临的其他问题，比如户口，比尔对中国的了解，让我惊讶。我告诉他，中国在过去的几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十几年前，人们的工作是分配的，想换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把个人的发展需求放在首位。

我谈到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独特之处——技术原型，并阐述了它在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绝不仅仅要写论文、申请专利，一定要把发明做成使用的技术原型。

比尔对这套方法很感兴趣，他把那张幻灯片抽了出来，还做了笔记。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让每一位研究员做他们最擅长的事。一些公司，包括一些在中国开设研究中心的企业，雇用基础研究人员做产品开发，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此外，我着重介绍了中文输入方面的研究，演示了语音识别和我们的快速输入法。我发现，比尔早已明白中文输入的困难所在，以及拼音和五笔等输入方法的利弊。我指出，如果中文输入的速度提高一倍，在每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计算机用户节省10亿个小时。比尔幽默地说：“这比我们能节省的计算机启动时间还多。”（39）

下期看点：我决心把接力棒传给不二人选张亚勤。